

廣西深山最後 母里屯女當家男帶娃 千年沿襲亞母系習俗

女兜國

汽車行駛在蜿蜒的山路上，經過一層層重疊的山巒，在十幾戶傍山而居的小村落旁停下。母里屯是廣西百色樂業縣馬莊鄉卡倫村13個自然屯中，屈指可數的漢族自然屯之一，在這個只有60多人的小村屯裡，每戶人家無論家裡家外、大事小事，全是女人說了算，活生生保留着遠古時代的母系氏族的主要特徵。學界把這一現象稱為亞母系氏族文化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萍 廣西百色報道



在廣西樂業縣母里屯，家裡來客人都是女主人出面招待。

據帶路的村幹部介紹，以前母里屯的交通十分閉塞，村民徒步進縣城需要耗費兩天的時間，即便是使喚馱馬運輸貨物也得在半途的「馬莊村」歇息而後才能繼續前行，完全是一段充滿着困苦而艱辛的旅程，而這也使得母里淳樸的民風民俗得以保存。

僅剩60餘人 罕有漢族屯

母里屯目前僅剩60多人，是為數極少的漢族自然屯。

走進村屯內，如今已經通路的母里屯和其他村屯一樣，一幢幢拔地而起、充滿現代化氣息的小洋樓訴說着母里人日漸富足的生活。村前幾十畝平坦的田地裡種着稻穀、蔬菜，幾位老婦人聚坐在門口板凳上，有的捧着竹筒煙筒，一邊悠然地吞雲吐霧，一邊和旁人嬉笑聊天，眼前的景象恍如讓人走到了陶淵明筆下的「世外桃源」。

在村裡保存最好的一座老舊木板房裡，香港文匯報記者見到了女主人譚海彥和丈夫吳秀文。簡陋的房子一層是家禽、家畜的住所，二層則是一眼望盡的臥室、客廳和廚房。看到客人來，吳秀文熟練地擺好桌子、椅子，倒好茶水後便轉身到一旁的廚房內忙碌起來，譚海彥則熱絡地招呼起記者一行人。

女人迎賓客 男人靠邊坐

說起母里「女人當家」的習俗，譚海彥一點也不含糊，「這是老規矩，現在大家也說不清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了，但是多少年來我們這裡都是女人管錢管糧，大事小事都由女人作主張，就連鄰里因小事發生摩擦、鬧

口前往母里屯沿路層層重疊的山巒。網上圖片

糾紛，也是女人出面評判對錯。」經過一番忙碌後，吳秀文麻利地在廳裡擺好兩張四方小桌子，將煮好的菜分成兩份分別擺在兩張桌子上，而此時譚海彥也欠身站起來招呼客人共進午餐。她解釋說，按照母里的習俗，女主人和客人坐主桌，家裡的男人則坐邊桌。「以前客人來了，女主人上桌陪客人，唱歌喝酒；家裡的男人則要在廚房做飯、收拾、帶小孩，一直忙到宴席結束。不過現在沒有那麼嚴格了，男人們就坐在旁邊一起吃。」

男言聽計從 女豪爽潑辣

在母里，犁田耕地，趕馬馱貨，由女人承擔；收錢記賬，理財持家，由女人負責，所以這裡的女人都天生自帶一種豪爽潑辣的氣質。席間幾杯酒下肚，兩頰泛紅的譚海彥說：「我們屯裡的男人都被女人慣壞了，不願意動腦子，只知道出力做工。我們家老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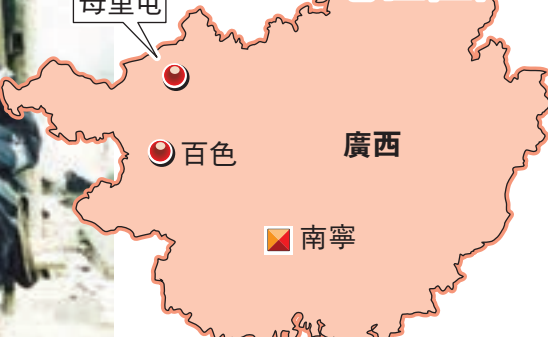
以前出去做工，也得我出面去找老闆算賬結賬人家才給錢哩！」在母里，男人外出打工賺錢所有收入都要悉數交給女人管理，不留分毫，如誰家男人想隱瞞收入，或沾上好吃懶做的習氣，全屯女人都會集中到家裡評理，限期改正。

或許由於母里的女人行事多潑辣，造就了這裡的男人溫良忍讓的性格。在這裡，人們以「女人當家作主」為榮，男人承擔了家裡絕大多數的家務活，家裡事無鉅細都由女人說了算，「連有兄弟邀約去吃飯喝酒也必須經過老婆同意，如果不同意我們就一定不會去。」吃完飯收拾好碗筷後，吳秀文才有時間與記者聊一聊。他說也正是因为這樣，村裡的單身男子都是附近十里八鄉的「搶手貨」，「村裡有不少夫妻都是丈夫比妻子大15歲、20歲，即使年齡差距大，仍然有很多女的願意嫁給我們母里的男人。」



婦女捧着煙筒吞雲吐霧。

母里屯位置圖



網上圖片



吳秀文的兒子正在廚房做菜。



女主人譚海彥向客人唱歌敬酒。



母里屯的男人都勤勞肯幹，吳秀文86歲高齡的父親至今仍然堅持自己做簡單的勞動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 攝

外來媳隨俗 家婆傳秘訣

女尊男卑 離婚率很低

除了「外來媳婦」，由於母里屯的母親對自己的女兒從小就會有意識地教持家理財本領，所以這裡出嫁的女子也能堅持延續「女人當家」的獨特習俗。吳秀文表示，他的妹妹吳彩蘭嫁到隔壁村寨後，家裡也是她說了算，「家裡面連賣一斤紙都要經過她同意哩！」

在母里屯記者還遇到了和吳彩蘭一樣已經嫁出去的阿潔，而不同的是阿潔在外闖蕩十餘年後，又回到了母里。「我到廣東、福建都打過工，結婚後還在柳州生活過一段時間，但是我最想念的還是母里。這裡雖然是女的說了算，但是並不是女尊男卑的，丈夫出於尊重，心甘情願地對妻子俯首貼耳，所以這裡夫妻和睦離婚率很低，去過這麼多地方我還是最喜歡家鄉這裡和睦的氛圍。」從阿潔神采奕奕的臉上，可以看出她在母里過得十分舒心。

男子想娶妻 首擅唱山歌

說起母里，除了「女人當家作主」的獨特風俗，這裡山歌也是「一絕」。屯裡的男女老少都精通山歌，平日裡忙完一天的活兒，屯裡的男女老少便會聚在一起對山歌、喝酒、打牌等。如若有客人來，屯裡的女人便會相約上門去捧場，兩手端着盛着當地米酒，一邊唱歌一邊給客人敬酒。

據吳秀文回憶，以前母里的男子若看上哪家的姑娘，就會趁夜跑到姑娘家的樓

下給她唱山歌，而且要連續唱上好幾夜，唱到姑娘動心為止。「在我們這裡，不會唱山歌可能就不娶到媳婦兒了，如果你山歌唱得好的話，那可是很受女生歡迎的，用時髦的話講就是『男神』。」吳秀文打趣道。母里的山歌有十幾種調，如詩調、山調，還有孟姜女調等，對山歌的歌詞多是即興創作，但無論他們唱的是哪首曲調的山歌，他們的曲調都十分統一，歌詞押韻順口。

提親考酒量 連喝十二碗

此外，除了要精通對山歌，母里的男子在提親時還要有好酒量。原來，在當地男方上門提親時，女方家人就把姑娘的生辰八字放在一個倒扣的碗裡，上面盛着滿滿的一碗酒，一共放有12個碗，男子要喝12碗酒才能娶到母里的姑娘做媳婦。為此當地有人編了兩句歌謠：「醉臥女家君莫笑，古來相親難離歸。」

舊俗漸式微 專家籲保護

隨着城鎮化進程加速及外來文化的影響，母里文化面臨着瀕危、變異等諸多問題。

年輕人進城 觀念受影響

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母里採訪期間注意到，村屯裡絕大多數年輕人外出打工，學齡兒童也在縣城學習、生活，村裡多是留守的老人。吳秀文的兒子是留在村裡為數不多的年輕人，由於妻子和兒子在縣城，所以他便在母里從事養殖業。他坦言如今由於青年人外出打工受到外面新觀念的影響，近年來村裡「女性當家」的傳統民俗風氣也日漸寡淡。

據了解，不同於台灣阿美族的「男不娶女不

嫁」，也不同於雲南摩梭人走婚制，母里的母系文化不排斥男子在家庭中的話語權，婚嫁習俗也是男娶女嫁，這就是獨特的母里亞母系文化，學界把這一現象稱為亞母系氏族文化。這一獨特文化也引起不少關注，2003年開始，先後有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、中央民族大學、廣西民族研究所等單位專家學者進屯考察，證實在中國漢族地區尚屬首次發現，具有重要科考和旅遊開發價值。

倡建保護區 塑文化品牌

然而近年來隨着城鎮化進程不斷推進，母里文化的生長土壤愈加貧瘠，廣西百色學院民俗文化專家梁維學等撰文呼籲當地

重視並保護母里獨特的亞母系氏族文化。「母里的年輕人對傳統習俗文化日益淡薄，再加上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，當地獨具特色的竹木結構干欄式吊腳樓建築瀕臨絕跡，使得當地沿襲千年的傳統文化面臨斷層的險境。」

為此，梁維學建議，要把母里文化保護與旅遊文化產業、新農村建設有機結合；建立民俗文化生態保護區，整合母里服飾、樂器、高山漢山歌、傳統習俗等富有特色的文化資源，打造母里文化品牌。「母里文化作為不可再生資源，一旦遭受破壞、毀滅，其價值損失無法估量，所以我們應該與時間賽跑，加快對母里文化的保護與傳承。」



吳秀文家的老房子成了村裡最後幾座竹木結構干欄式吊腳樓建築。



今日母里屯隨處可見水泥瓷磚砌起來的「小洋樓」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 攝